

封控抗议潮 大陆 即时

封控抗议潮示威者被警方拘留、回访，多人疑“失联”

律师指，抗议者多数面对被约谈、行政拘留和刑事拘留，“失联的状况是很动态的，实际上抓的人比我们接触到的多很多。”



2022年11月27日晚上，广州有市民聚集，手持白纸，表达对乌鲁木齐火灾的哀悼和对防疫防控措施的抗议。摄影：伯谋

端传媒编辑部 | 2022-12-09

封控抗议潮 动态清零

2022年11月24日，遭遇逾百日封城的乌鲁木齐燃起一场大火，至10人死亡、9人受伤，事件震荡中国大陆，引发各地人民对防疫政策的示威反抗。而后数日，中国的大学校内和城市街头，纷纷出现不同形式的抗议行动，人们哀悼乌鲁木齐逝者，也喊出“不要封控 要自由”“民主法治 表达自由”“放人”等口号。抗议仍在全球多个城市蔓延。

12月2日《南华早报》报导，此前一日习近平在会见到访北京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（Charles Michel）时表示，抗议者主要是学生，他们在三年疫情后感到“沮丧”。这是习在面对社会抗议时的罕见表态。此后，中国防疫政策发生巨大转向，多地停止常态化核酸、取消进出公共场所时需要出示核酸阴性证明的要求。12月7日，中国推出“新十条”，意味著防疫政策进一步放开。

在防疫政策发生巨变的同时，封控示威潮的秋后算账仍在进行。自抗议行动爆发以来，有警察进入大学，疑有学校将学生行动定性为境外势力，有学生疑似处于失联状态；不少参与街头抗议的市民在现场被警方带走，疑有人遭警方以暴力手段对待；有市民在抗议行动后被警方打电话回访，或被直接找上门。

参与广州抗议行动的W对端传媒表示，他与朋友一起被带去警察局，被使用暴力手段和拘留。从警察局出来后，W的朋友的微信群聊和朋友圈功能马上被停用。W则在之后被警察要求见面“回访”。当时W正在公司上班，提出希望在电话中对话，但警察坚持要见面。告知对方地址后，警察来到公司找W。W感到愤怒，向对方表示，针对被使用暴力手段与拘留的情况，没有获得任何理由与解释。W说，回访的警察面对质问，感到尴尬，没有多说什么，“拍了两张回访照片就走了，表示他们也是接到这样的任务。”

W还指，除了广州，在其他城市的朋友，也有人被后续回访，有人半夜遭警方上门问话。

“最近我们这儿和之前比起来翻天覆地。不验核酸但仍需看绿码，不知道意义在哪里。全国因为疫情抗议几天，新冠突然就威力骤减毫无威胁，朋友圈开始出现感谢国家保护三年的动态，放开纷纷夸赞政府政策与时俱进，而抗议者纷纷沦落为愤青、莽夫、境外势力、被煽动、叛国者等等，而真的反对的声音全都被隔绝在各个角落里。”W说，“这样的境况让我很悲哀，以后仍然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出现，还会出现无数个三年循环往复。”

参与北京11月27日亮马桥悼念抗议行动的J说，当天她与数位朋友在前往现场前，有意识地先将翻墙软件、telegram等APP卸载，有朋友换上备用手机。但J发现，现场的人群中，有许多人并没有电子设备的安全意识。

J议述，当天曾路过“奇怪的大车”，大车停靠在马路边，大家当时并不清楚其用途。事后，有朋友在“被喝茶”后才意识到，这辆大车可能是信号车，用来捕捉路过的人的手机信号。根据《纽约时报》[报导](#)，现场有带有天线的小型设备，装作手机信号塔，连结所有经过人士的手机，记录下数据供警方检查。此外，J在现场看到，警方会配戴执法记录仪设备，这是一款集实时摄录、照片和录音等功能的设备。



2022年11月28日，北京，为乌鲁木齐火灾受害者守夜后的集会上，一名车内的人拿著一张白纸抗议。摄：Thomas Peter/Reuters/达志影像

在J看来，亮马河现场气氛并不紧张，警方只做人墙，不与抗议者有任何互动，隔著四五米。反而是外媒记者受到更多关注。直到行动后期，有便衣进入人群，喊著“行了行了回家了”，经过数次分流，人们最终散去。

J在事后第三天接到了警察的电话。对方叫了她的名字，开门见山问她有没有去过亮马河。J向警察确认亮马河的具体位置，询问是否在三里屯附近，得到了肯定的答案。对方又问她到底有没有去过，J称当天确实和朋友在三里屯附近逛街。对方便不再继续问了，表示“那没事了”。翌日，J又接到了警察的电话，询问了类似的问题。J当即表示前一天已经和他们交代过了，让其自行查看，便挂了电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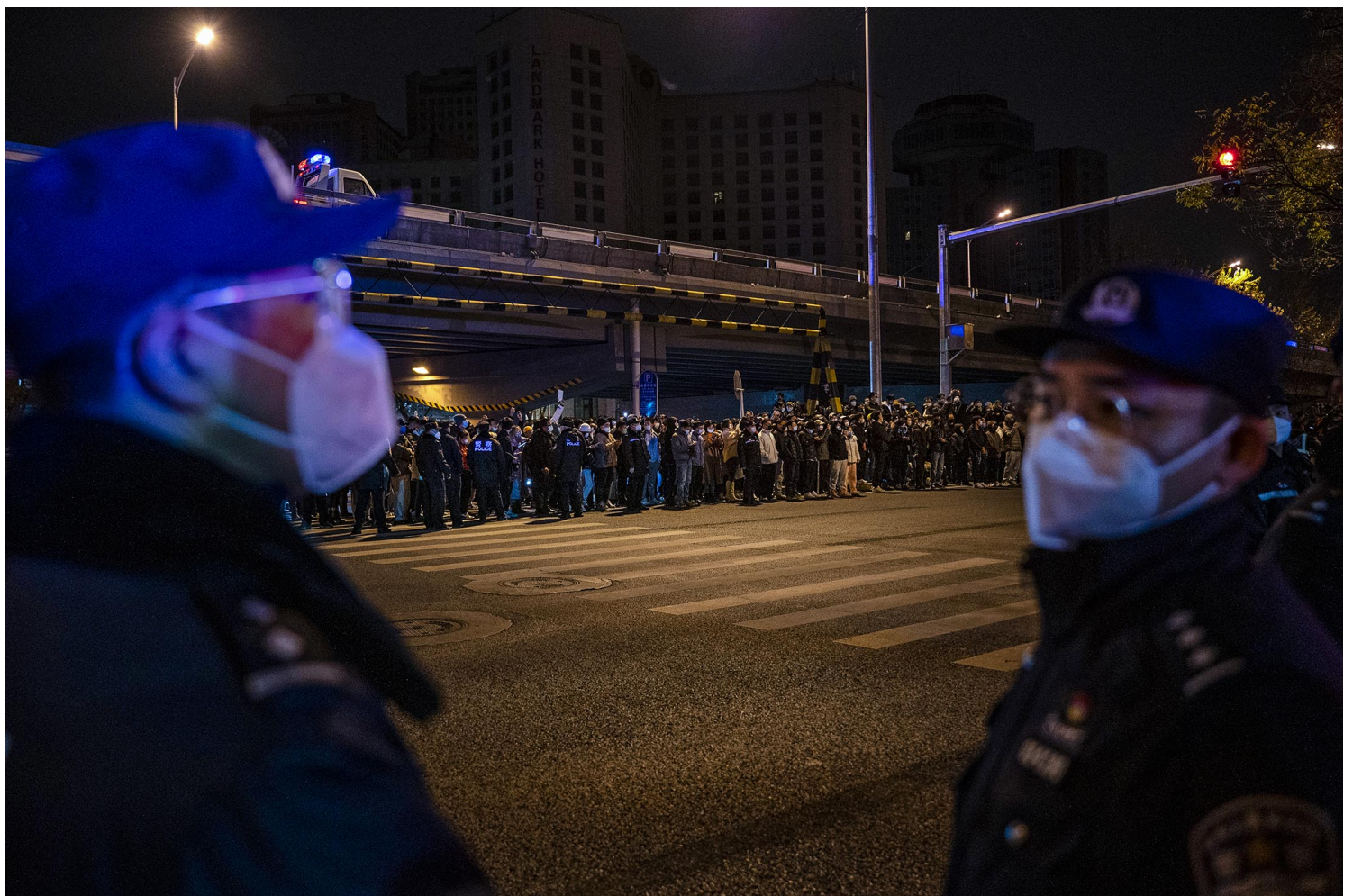
J也有不少朋友接到了警方电话。据其总结，电话基本是由居住地派出所民警打来的，一般会先核实名字，再问有无去过亮马河。若回答“去过”，则会继续确认时间，是否是27日。J和朋友交流发现，有些警察会说得比较直接，提及当天那里有“游行”，有的则比较隐晦，称“集会”或“有一帮人”。有朋友回答那天只是路过，也会被追问和谁去、路过做了什么，并被要求去派出所做笔录。

不过，J称有朋友以“住得远”或是“已不在北京”为由拒绝去派出所，警方便也没办法，便作罢。也有朋友说自己“没有核酸”，对方则表示不用进派出所内，在门口聊即可。

一位参与上海抗议行动的被捕者A在释放后表示，警方在现场的抓捕策略，一般是由五六人一拥而上抓住落单人士，有人在一旁使用高频闪光灯配合，以此阻挡其他人士的视线和对抓捕行动进行拍摄。A还指，若被捕者有“一点点肢体动作和任何一句话”都会被视为反抗。A曾遭到警方殴打及辱骂。

A还表示，被捕人士先会被送至一个中转点，手臂被写上编号标注，并被要求交出身上的物品。而后，中转点的人再被送到不同派出所。在派出所，被捕人士先要做抗原测试，被搜身，上缴个人物品，而后需要穿戴防护服，再做生物信息采集等。A表示，做完笔录和口供后，若要写悔过书，说明“基本上没事了，24小时之内可以出去”。

A说自己遇到的派出所民警、办案人员全程态度温和，没有为难被捕者。不过，Twitter上其他人士于12月3日发帖指，疑有上海的被捕者，在派出所被殴打，有人出现脑震荡的症状，有人被扇耳光和踢肚子；有女性被捕者被要求脱光衣物检查。这位人士还指，被捕者在派出所期间被要求不能睡觉、不能说话，十分饥饿的情况下才会给几片面包。这位人士的Twitter帐号目前状态为“被锁”，无法显示内容。



2022年11月28日，北京，抗议中国政府清零政策期间，警察站在示威者对面。摄：Kevin Frayer/Getty Images

此外，网络上仍不断流传著其他参与抗议行动后的失联者信息。根据民生观察12月7日的文章及端传媒整理的信息，第一个出现抗议行动的大学南京传媒学院，有数名学生被带走。该校学生Z称，前段时间南京“空降了”不少人，疑有中央专案组进驻学校，且目前仍没有第一个举白纸的女生的消息。在上海，流传参与乌鲁木齐中路悼念活动的魏海“失踪”，其朋友将他此前交代的事发经过笔记发布在网络上，笔记写到：“我没有设想过今夜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也没有带有除了默哀以外的任何目的，我只是希望可以有一个地方去祭奠死去的人们。”在武汉，11月27日，大量人士于汉正街要求解封，一位名为景雪琴的人士，在现场围观声援，因向警方质问抓人理由而被捕，被行政拘留数天。据景讲述，当晚约有25人被抓。在广州，12月4至5日，传出数十位曾到访海珠广场的年轻人被警方带走，他们的身分是公益人士、艺术工作者等，一些人在24小时后被释放。网传广州一位关注社会平等议题的年轻人杨紫荆，12月4日遭警方和便衣闯入家中，强行搜查电子设备，进行口头传唤后，在12月5日警方发出刑事拘留通知书，指其涉嫌寻衅滋事。在成都，有抗议人士被关在派出所数日，其收到刑事拘留通知书的母亲，专程从江苏坐火车前来送衣物。

大陆多个城市爆发悼念和抗议行动后，火花蔓延至香港。有抗议人士在香港数间大学和街头发起行动，足迹遍及香港大学、香港中文大学、中环、旺角和维园等。抗议者多以手举白纸默站和唱歌等方式表达反对声音，也有人在大学校内张贴海报。在香港大学、中环和旺角的抗议行动，均有警员到场，抄下抗议者的身份证。在维园的抗议者独身一人，亦被登记身份证，而后疑遭便衣警员跟随。据悉，有在香港参与抗议行动的人士，其个人资料疑被传送至大陆有关部门。

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律师S，在抗议封控潮发生后，接到十多位参与抗议行动的人士的法律咨询。S表示，抗议者多数面对被约谈、行政拘留和刑事拘留，有人一度失联，但之后被释放，“失联的状况是很动态的。实际上抓的人比我们接触到的多很多。”S说。

“行政拘留”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，一般最严重可行政拘留15天，关押在拘留所，这是针对不算犯罪的违法行为所做出的处罚；“刑事拘留”则属于工具性的功能，是为保障刑事案件能进行侦查起诉的强制措施。S观察，若抗议者是喊口号、“特别出头的”，或在局部过程中有剧烈反抗，被视为组织者、有更积极参与的人，可能会被刑事拘留。

根据被约谈的抗议人士的经验，S总结官方对抗议者有两种看法，一种是极端的、思想偏激的或是社会另类，基于不满的心理而聚众；一种是认为抗议者无知、受蛊惑，或是有智力障碍，矮化其抗议的价值和诉求。S表示，目前官方仍用老一套的思维，“还在用颜色革命、拿钱办事、境外势力的叙事去解读，他们对年轻人的抗议形式不理解，还停留陈旧的管控思维，但这次民众、年轻人上街的需求是自发的，是社会心理上某种同理被触发。”

